



人物

古镇铁匠铺

杨泽文

在滇西杉阳古镇仅存的铁匠铺里见到和跃昌老人时，他正靠在一把陈旧的竹篾椅子上，眼睛半睁半闭而显得似睡非睡，双耳似乎正在认真聆听着铁锤不断敲打一件铁农具的声音；要是感觉到某一个叮当声不对了，他就会立即睁开双眼，扫视眼前正在挥汗打铁的两个儿子，或者说扫视一下两个儿子正在打制的那件铁农具。

老铁匠和跃昌是纳西族，祖籍在滇西北的丽江。从祖父那一辈开始就凭着过硬的打铁手艺，随着茶马古道一路向南飘零到了大理，然后再沿着博南古道一路往西流落到了永平县博南山西麓的杉阳。从此把他乡当故乡，靠一手打铁技艺在杉阳古镇安身立命。

和跃昌的铁匠铺位于杉阳古镇的东南角，由东南入镇的乡村公路要从铁匠铺前经过。许多由此进镇的乡村农民，时常听到的自然是早已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叮叮当当打铁声。他们使用过和正在使用着的各种铁农具，大都在这个陈旧的铁匠铺里打制出来。在乡村集镇到处都有农用铁器售卖的年代，杉阳大地上的盘田种地者，却大都喜欢到和跃昌的铁匠铺里定制适合于自己使用的铁农具。这样定制的铁农具不仅质量有保证，而且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打制

可大可小或可重可轻的独有铁农具，从而让铁农具和使用之间达成最佳的匹配，让铁农具使用者舒心和放心。

和跃昌的铁匠铺，除了给许许多多不一样的人不断打制如意的铁农具之外，还要面对相当一部分从乡村土地上返回等待修理或翻新的陈旧铁农具。也就是说，一件崭新的铁农具从铁匠铺里被买走之后，短则一两年、长则四五年，这件铁农具就会再次出现在铁匠铺里。接下来，这件陈旧的铁农具就被放入到炉火中烧红，然后在火墩上经过一阵密集锤打的叮叮当当声之后，一件陈旧的铁农具要么完成了修刃，要么被彻底翻新，抑或被打制成了另一种崭新的铁农具。在铁匠铺里，正是这些看似没有多少新意的劳动，对杉阳大地上的农耕者来说，却是不可或缺而意义非凡。

和跃昌打铁为生大半辈子，如今铁匠铺里的许多手工设备，已经逐一更换成了电力驱动的新设备。比如空气锤、电焊机、砂轮机、切割机、磨光机、台钻、鼓风机等等。更可喜的是有了一定经济基础的两个儿子，分别在铁匠铺旁边建盖了两栋非常漂亮的楼房，与低矮的铁匠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年迈不能再打铁的和跃昌老人，除了时常到铁匠铺里靠在竹篾椅子上，边品茶边聆听两个儿

子的打铁声外，就是时不时地转出通向田野的街巷，看看田园风光，望望大地景色。而一旦想到从祖父辈开始，至今已有四代人为阳光充足的杉阳大地打制了数不清的农耕铁具时，免不了心潮澎湃，也少了泪盈眼眶。作为杉阳古镇里的一个老铁匠，和跃昌老人似乎比那些土地上的农民，更早地闻到庄稼成熟的气息。因此每到麦芒初黄或稻穗开始低垂时，他便少不了提醒两个儿子找好钢板，准备为收割者打制一把把上好的镰刀。在和跃昌老人的意识中，一个好铁匠要懂得追赶着季节来做铁活儿……

在杉阳古镇里，老人当然属于“沉默的大多数”，是靠手艺谋生的卑微者，但也因此更受人尊重和敬爱。因为在他的身上，不仅体现了对祖传打铁技艺的努力传承，而且还充分体现了一个民间匠人所应有的素质与品格。这样的民间铁匠，不要说是在杉阳古镇，就是在滇西的许多古老集镇里，也同样难得而不可多得。如今，杉阳古镇里的一切“宁静”与“古典”，早已被无法抵挡的“喧嚣”与“现代”所覆盖。只有大龙井45号和氏铁匠铺里那整天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依然在强劲地传递着博南古道上最大驿站的古老气息。而一个古镇铁匠铺里父子三人所进行着的一种坚守，足以让许多外来目击者动容。

故里

打碗花

朱法飞

“打碗花，打碗花，小娃娃，莫碰它，碰了它，打烂碗。”这首儿时的童谣，时时在我心中回荡。打碗花，顾名思义，碗形的小花朵，开在路边或是草原上。

打碗花不是大红大紫的花，在绿草丛中极不显眼，淡粉色、小小的、薄薄的，在阳光下闪烁，在晨露中沐浴。

家乡的山岗上和乡间小路两旁开满了打碗花。外婆讲的打碗花的传说，至今仍记忆犹新。过去有个财主过大寿，一个漂亮的丫鬟给他煮了一碗长寿面，没留神，一碗面在财主面前落地，把碗摔个粉碎。手狠心毒的财主大怒：这是不吉的预兆，让家人把小丫鬟活埋在路旁。第二年春天，在活埋丫鬟的路旁，就长满了粉红色的打碗花。苦命的丫鬟，死后也把美丽留给了人间，那一个个粉红的小碗，是她用生命换来的，那粉红色是她用鲜血凝成的。

外婆讲时，眼里总是噙满泪水。打碗花的童谣，在家乡一直吟唱至今。说来也怪，打碗花虽然好看，但是你千万不要采摘，你一旦碰了它，回到家里必然要打烂碗。在那艰苦的年月，购置一套碗筷不容易，要是打烂了碗，就没有盛饭的家什。于是，长辈们都会反复告诫晚辈，不要去碰打碗花。要是哪个冒失鬼不相信，去碰了打碗花，打烂了碗，肯定会被长辈打骂一顿。那时，我们就对打碗花敬而远之。

家乡的打碗花就一年比一年多，小蜜蜂嗡嗡飞来，在她的花蕊上采蜜；小蜻蜓轻轻地飞来，在她眼前手舞足蹈；小蝴蝶双双飞来，在她头顶讲着《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打碗花凭借她纯朴、自然的美，凭借她善良、纯洁的爱，吸引更多生灵的关注和呵护……

外婆病故了，可她的故事还留在后代的心间，外婆的坟头，长满了打碗花，和着大片大片的苦菜花……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现如今，谁还会在乎打烂一个碗呢？几十载春秋过去了，我从农村老宅搬进了城市。那年夏天，我的儿子去农村二姐家住了近一个月，孩子陪二姐在山岗上放牧，突然发现一朵朵打碗花，他用小手一朵朵地采摘着。他把一朵稍大的打碗花放在手心里，扬起小脸对二姐说：“姑妈，你说我一吹这小花，能不能吹到我妈手里呢？”

二姐笑了，她知道孩子想妈妈了。于是说：“能，能的，你妈明天就来接你！”二姐说着抱过孩子，又不厌其烦地讲起打碗花的故事，一遍一遍地教他吟唱打碗花的童谣，并且再三叮嘱孩子，不要碰打碗花。

孩子听说妈妈明天来接他，才不管打不打烂碗，就挣脱出他姑妈的怀抱，开始大把大把地采摘打碗花。第二天我们来接孩子时，他从屋里飞快地跑出来，一边喊妈妈，一边把一大束打碗花堆放在妈妈怀里。妻子的眼泪润湿了儿子手里的一朵朵打碗花……

闲话

春暖花开，一路向前

代兰礼

节日后的狂欢，一个人的落寞。热闹的鞭炮声渐渐远去，大雁北归，春暖花开。红尘如往昔般熙熙攘攘，回眸走过的历程，曾经拥有的美丽依然镌刻在脑海里，路过的人，走过的景，早已成为一幅美丽的记忆画卷，唯有掌心留有丝丝温暖。

校园外的菜花黄了，桃花红了，梨花白了，桃红柳绿，好一幅美丽的山水画。流年似水，此时已是阳春三月，小草青青，舞动着时光的静美。陌上行走，初心未改，前行的脚步在往昔的岁月里坚强着，一直向着春暖花开的方向行走……

窗外，春风吹拂大地，柳絮飘飘。回首时光如此匆匆，流年的陌上，季节更迭，一路向前，不问归期。静走于红尘，时光依旧，人如往昔，只是不知为何越来越喜欢安静，工作之余安静地窝在属于自己的角落，听着喜欢的音乐，翻阅着喜欢的文字，安静地守着四季的变化，不喧闹，不依附。陌上的热

闹依旧，我只是安静地走过，不留一丝痕迹。正如徐志摩先生的“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走过流年，不再感慨岁月的无情，不再怀念昨日的过往，郁郁寡欢！时间煮雨，斑驳了流年，沧桑了过往，光阴数载，春风拂柳，阳光明媚，看流云肆意漂泊，欣赏红花如何绽放，聆听溪水东流。不再去想，一路的风景归了谁的等待；不再去问岁月，走过的路，归途在何方？漫漫人生旅途，错过了花，但总会遇见春暖。

时光在不经意间溜走，还有多少故事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呢？生命在不停地重复着一次次的擦肩和别离，每一个花开的轮回都验证了岁月的更替；你走过的路，会成为回忆里的风景；你经历过的，会成为财富；曾经生活赋予你的多少负担，会成为你的礼物；你所受的路，会照亮未来的路！

春暖花开，一路向前！



柳絮雀影 苗青摄

春城晚报
开屏新闻App
理想生活 即刻开屏



城里

海鸥手记

师国寿

从呈贡区来到滇池畔的观景路后，我目击了黝黑的海鸥，像修鞋摊上的三星牌黑钉。悬飞，并不危及性命，那是镇子里纯良的鞋匠，三四块钱便为母亲修钉鞋跟；悬飞，那是我牵念九十里外的母亲。

天空高广，海鸥却是我目光中的皑皑白色，但日光亮程程，海鸥横飞，逆光中只能看到它们不透光身体的一面，仿佛施展了易色术，竟能颠倒了皂白。我和恋人曾在海宴村请一对情侣帮我们拍照，有张相片里，曝光站于身后的落日，我们周身黑糊糊，仅以线条和暗影示人，剪影似的，若非在场者，恐怕都难辨我们是如何面对镜头的，背对或正面？如出一辙。

海鸥是太阳的子嗣，我联想到黑子——太阳口袋里的钉，企待钉紧白云，又掉落在空中，像刚刚历经淬火的银，裸露出黑色

的热带，徘徊着散熟，有的干脆“嘭”一声滑入滇池，凝合羽翼，冷却成一件雪花银，作为滇池俊丽的头饰。

随了朋友的嘉愿，老话说“来都来了”，借此一览滇池日落。待到游人清冷，太阳圆钟一般，指明着归家的时刻与方向，只见原本游憩“湖绿水”的海鸥们纷纷飞上高空，集结，朝对岸西山飞去。去年四月份，我在银川的阅海湖湿地看海鸥，它们转圈儿飞仿佛是在天上研磨，戏水好似挥毫，只只斯文。但在云南，它们飞鹰，“熠熠似苍鹰”，群山在侧，个个都是含藏野性的汉子，利落、干净，从不生锈，清脆的叫声鄙笑着大地世俗中已锈头锈脑的家伙。

即便是啄食游人抛向高处的或手中的面包时，它们也有李白所谓“鹰随月兔飞”的雄姿。你我如若担心误伤，纯属多虑。信，诚也。它们未因思忖喂食者居心何在，便对

我们谨小慎微，反倒是个别游人以食作饵，强横地捉鸥合影，甚至妄想家养，保安上前制止，却恼怒地掀起翅膀往地上一甩，断了，理直气壮的陋习惊飞了栏杆上的其他海鸥们。可以猜想，诸如此类的惨剧，海鸥社会“一传十，十传百”，人类的口碑差点跌毁，但它们仍相信绝大部分人是友善的。

此刻，西山是位慈母，性情再难驯顺的海鸥们，一想到家中母亲，也变得乖顺了。看呐，它们不再像钉子，列队，幻化为摆荡的线条们。当排头的海鸥飞过山与天的交界，去到西山跟前，青山作幕，海鸥变回了雨雪霏霏的白。西山母亲像在盘拢散发，天那边的缙缙黑发正朝着山那边飘移、缩短，花白竟成了整蓬头发的色调。飞行的轨迹仿佛人变老的步子，我又想起了母亲，我在诗里这样写到：“每次见着母亲，我都觉得变老/如此猝不及防”。